

民國叢書

第一編



寒風集
往矣集

上海書店

民國叢書

第一編

• 99 •

綜合類

寒風集
往矣集



陳公博著
周佛海著

上海書店

陳公博著

寒風集

本書據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版影印

寒風集序

這一本薄薄的散文集，終於在朋友們熱烈的期待和慫恿之下編成了。朋友們希望我編這本散文集的理由，以爲我素來付刊的都是政論，何妨除了出版所謂載道之文，來編一些抒情之作，因爲有許多人看了我的嚴肅外表之後，還想探討我的真正內心。這個提議倒觸動了我許久蘊藏的情緒，心想也罷，趁餘暇的時間來清理以往的寫作，未嘗不是一件興趣的事，至於是否可以由幾篇散文使朋友們窺見我的內心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而且十年以來，就有許多朋友們希望我能夠寫一本自傳，最初是『良友』，繼而是『宇宙風』最近還有許多雜誌中的朋友們依然作如是想。在我一生的歷程，或者人們以爲太平平凡，不平凡就有自傳和被人寫傳的價值。可是在我自己看來，我半生的生活，就算不平凡罷，也不是有意的，許多是無意的，甚至爲着一個朋友，爲着一時事實，不期然而然做成的。這樣，人家認爲不平凡，而我自認却不止太平凡，並且是了無足述。我不願而且不能寫自傳的理由，已一再在兩篇散文內聲

明，有了這本散文集，也大概可窺一斑，在我可以不必再寫自傳，而朋友們也可稍償心願了。

這本散文集編成之後，似乎應該替它命名，但命名又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散文中大部份是紀事，小部份是抒意，前者是史實的迴憶，後者是經驗的描寫，無論取什麼名目，都似不能籠罩，不大洽當。恰恰我要了一重未完的心事，補記丁未一件事，寫至中間有首詩：『匹馬渡韶水，寒風吹峽門……』，我想就拿『寒風』兩個字作我的集名罷。這一首詩實在是我一生中一個大紀念，後來寫作都從丁未開其端。沒有丁未那次事，我不會在年齡和思想未成熟前在報館工作，迫着勉強寫文章，沒有丁未那次事，或者我更不會後來形成許多奇峯突兀的理想和生活，更展開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業。

我開始試寫散文是在戊申，而最多產品要算民國九年底以至十一年的羣報時代，不過，那些文稿現在都找不到了。戊申至辛亥所寫的雜刊在青年報，而民九以至十一年所寫的則全刊在羣報。當時的寫作，自己以爲不堪卒讀，不祇沒有留稿，所存的報紙也或經世變，或因逃亡，早已湮沒不存，淡然已忘了。現在所編的，除了幾篇未刊稿之外，僅僅由民國二十四年以至今日登在雜誌中的文稿，在這個時期，我也曾寫過些散文，刊在中央日報，南京朝報，中華月刊，現在歲月變遷，也

無從搜集了。

我對於這本散文的寫作也曾試加一次檢討，我可以自己下一句評語：『文如其人』，那就是說，『平淡可讀，技巧不足』，而且還有一個大缺點，就是專以自己爲中心，我也知道，大凡一個寫作家的初期，必定先寫自己，似乎是一個一定不易之例。其原因第一自描較易，不必有深刻的觀察，第二也爲着閱世未深，可以避免裁翦材料的困難。因此我認爲我的寫作還脫不了一個初期作家的窠臼，實在還須長期的磨練。不過我既然不是以作家自居，同時讀者也不會以作家待我，祇求辭達，不再刻意求工了。

朋友們不是要探討我內心麼？在這本寒風集內，已可彷彿得之，不祇可以窺見我的內心，而且也可以略知我的小史。至於自傳，我是決定不寫了，將來祇好讓它『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沿村聽唱蔡中郎』。

末了，外國的寫作家每一次成書，往往喜歡獻給一個人作爲紀念，我在少年時，艱難交困，痛苦備嘗，每復迴憶，宛然在目，這本散文如果要拿來紀念某一個人的話，我就獻給幻想裏天涯海澗間伶仃無語的孤兒罷！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陳公博序於南京。

目次

序

甲篇

少年時代的回憶·····	甲 一
我的生平一角·····	甲 一七
軍中瑣記·····	甲 三五
我與共產黨·····	甲 一九一
改組派的史實·····	甲 二六八
補記丁未一件事·····	甲 二八四

乙篇

我的詩·····

乙

一

偏見·····

乙

二〇

了解·····

乙

三三

貧賤交與富貴交·····

乙

四一

不可爲的官·····

乙

四九

上海的市長·····

乙

五五

海異·····

乙

六二

跋

〔甲篇〕

少年時代的回憶

前言

良友圖書雜誌約我寫一篇『少年時代奮鬥的回憶』，我很高興便答應了。因為我原來已打算寫一篇自傳，並且已定名為『四十年回憶錄』，祇因種種原因，一擱三年。我不能寫自傳的原因也很簡單：第一，大凡寫自傳的，無論他怎樣客觀，下筆時自己總難免夾雜些強烈的主觀和偏狹的情感，有了主觀和情感，自傳便減了牠本身的價值；第二，我自參加實際政治以後，依一身的經歷，與政治上的秘密發生不少關聯，不老實寫出來，這自傳等於騙自己和騙人，若果老實寫出來，一定對於政局多少掀動無聊的議論；第三，我個人自問確沒有像盧騷寫懺悔錄這樣勇氣，其理由或者我根本不是一個文學家。一本自傳光擺出嚴肅的骨骼，而埋沒了戀愛的歷程，不如不寫，還可以保存

些『不自欺』的面目。因着這些原因，不獨四十年回憶錄不能下筆，恐怕五十年回憶錄也都只存夢想。

良友給我的題目，我斗胆把『奮鬥』兩個字刪去，因為奮鬥是有目的的，我坦白的說，我在少年時候實在沒有什麼目的，如果勉強說有的話，那就是英雄思想，然而這種思想實在與教育的目的相背馳，這『不可以爲訓』的思想，實在不應作一般少年的示範，以下便是我的正文。

(一) 癸卯的突變

在癸卯時我是十一二歲，這個時期是我一生思想和行動的一個大轉捩。我生於一個暖衣足食的家庭。在六歲時我父親才從廣西解了提督的職務回到廣州。大概因爲晚子的關係，父親很鍾愛我，兼着身體很孱弱，每月都病咳嗽，雖然從六歲時候便開始讀了什麼薛仁貴征東，征西，水滸，封神等小說，和唐詩三百首，直到九歲才正式請了一位專家先生教我讀四書。每天除了讀書以外，家內還有兩位拳師，早晚也玩些棍棒。不過我身體雖然弱，却是淘氣不過。我的母親是續配，因爲父親鍾愛而放縱我的原故，所以她管教我特別嚴，世上嚴父慈母的成例，我的家庭倒變了慈父嚴母。不

幸得很，我的住居適在廣州的北門，這北門以內差不多是旗滿駐防官兵住宅的特別區，這些旗滿子弟，飽食終日，只有跑馬射箭，風氣所趨，一班孩子也好搬瓦弄石。一天我們街上建了一個孟蘭會，母親知道旗滿孩子是不好惹的，禁止我出門。可是小孩子看熱鬧的心事很切，到夜裏九點鐘便偷出去了。到了孟蘭勝會，這班旗滿孩子以爲我孤另可欺，聚了十幾二十個孩子，圍迫上來嚷着叫打。當時我也許急極，也許要試試身手，一碰上便打傷了四個孩子。這場禍是闖大了，打出重圍回家之後，門首已聚了不少旗滿人，父親出來賠了許多好話，並且答應養傷，才告無事。父親於是申斥了那兩位拳師，以後連玩些棍棒的權利也根本剝奪。沒有事不許出門，就是有事出門也派一個跟人帶着，從此以後我便深深種下了反對旗滿的思想。

我是關住了，可是父親倒要實行造反。當時父親也不管什麼是革命，只知道是造反。我現在回憶起來，父親爲什麼由提督而跳到造反一條路，不出幾個原因：一是父親是一個熱情愛國者，自庚子亂後，他天天罵洋人，罵李鴻章，罵皇太后。若今日拿很時髦的名詞翻出來，他是反帝國主義，反漢奸，反君主制度，然而當日複雜的狀況，父親絕不願加以理解的；二是父親從洪楊打出來的人物，眼見着旗營的腐敗，而他本身又是武官，總有些可取而代之意；三是父親早歲從軍，結交許多

會黨，這會黨中的教條會規很使他不能輕易擺脫。當日介紹父親和香港黨人結納的，我還記得是一位叫傅佐高先生，這位先生是一個不第秀才而信奉耶教的，而且是我們的老同鄉乳源人（我原籍福建上杭，後遷乳源，我祖父才從乳源遷廣州）。父親自從往返香港幾次以後，似乎有點特異的動作。到了那年十二月我的母親生日，外間搬進了不少的禮物，牛肉乾餅乾幾十箱，嘸帽（即便帽）二十多箱，還有十幾箱東西擱在床下，似乎很神秘，我偷偷打開看，原來都是簇新的剪刀。我知道內中必有許多文章，可是我一開口，父親都反常的疾言厲色止住我不准發問。此事一直到了迫近事發的時候，才知道餅乾和牛肉乾是起事時的乾糧，便帽是起事時的符號，剪刀是起事時，在雙門底用來剪人的辮髮。（雙門底現已改爲永漢南路，是廣州當時的上海南京路，每至大除夕買花過年的無慮幾千人，當時計劃就在這裏舉事）。

可是事情大變了，不知是自己團體告密，或是有人發覺，在臘月二十九下午六點鐘，傅先生忿息跑到我家裏，說二十八下午四點鐘時候，我們有四個人在雙門底被人跟蹤抓了去，現在總督（彷彿是德壽）已令駐守沙面西橋的楊副將，往搜芳村的教堂。楊副將是信教的，傅先生也信教的，所以知道消息很早。

然而父親還是很鎮靜，因為運到我家內的東西是傅先生一人經手，只有傅不被拿，消息不會宣洩，而且傅有教會作護符，當時教民很有力量，被拿也可以由教士隨便保釋。其次父親是退職的提督，沒有特別理由，是可以頂着這個招牌勉強擋一下，癡心還希望第二天除夕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舉。夜裏傅先生又來，說抓去的人僅是一小部份，機關還不會全都破獲，可是芳村教堂所有儲的糧械全行搜去，香港和四鄉來的弟兄已都退却，明天除夕的舉動算是流產了。

家內所藏的東西怎樣打發呢？牛肉餅乾是食不了的，便帽是沒有用的，尤其是剪刀須想方法安置。從第二天起傅先生已逃往香港，父親只把十幾箱剪刀推在井中，其餘各物想不出安置辦法，也只好大胆的留在家內。這次事情很平淡的消散，只把捉住的幾個人砍頭了事，我家內更草木無驚，我當時所影響於思想的，只知道造反是可以幹的，這次不成，還有第二次。心內憧憬着水滸傳內梁山泊的大聚義，大名城的劫法場，至於革命，還是未懂。

（二）丁未的失敗

到了丙午，漸漸有了洋學堂，然而我還在私塾念書，五經雖然讀完，新知識除了周老師教過的

代數幾何，其餘科學非常隔膜。廣州的西村，有了高等學堂了，虎門也有陸軍小學和水師學堂了。追求新知識本是少年的天性，何況在青年時個個都自負不凡，尤其當日很迷信范仲淹『以天下爲己任』的偉大志向。我天天嚷着入學堂，可是父親有他特別的理解，他當時通訊對外還有傅佐高，而對內地會黨就無法委託別人。他是一個頂樂觀而又主見特別倔強的人，他對我說『成功就只在一兩年了，有了辦法再入學堂罷』。到了丙午這年，各方面似乎有點騷動，北江各地都有信來，不說這裏有三五百人，就說那裏有一二千人，當時各地民智尙還樸實，不至如辛亥時候的民軍，起碼都吹着人數往往過萬的。那位傅佐高先生更是辦法多而樂觀，今天說槍枝已在途，明天說炸藥已運到。卒於四月十七日父親和我，另外有兩個姓陳的會黨就離開廣州到清遠了。果然在琶江口有三十多人等着我們，住了幾天便往英德，由此而乳源，而宜章，而橫過贛州，週遊了三省邊境，十月才回乳源，當時父親爲什麼要選擇乳源這個地方，因爲乳源是我們的祖居，以鄉紳資格住居僻縣，可以爲所欲爲，多少有點掩護。而且乳源是湘粵的交界，萬一有事，也易於行動。無如當日的情況，我看了之後，並不像在廣州所想的樂觀，其一，毗連三省各縣一枝快槍也找不出，英德和清遠的所謂弟兄，有快槍的絕不肯來，傅先生的槍彈更如海上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；其二，一班人的思想神氣，

倒不像會黨，而有點像義和團，雖然口號是打倒滿清，但是同時也要打洋人，甚至乎竟有些朋友主張只殺貪官污吏而不敢說要殺皇上。父親和我都知形勢已非，然而勢同騎虎，已沒方法可以收拾。在這六個月的期間，帶來的幾千塊錢都在『煮大鑊飯』（這是廣東拜會黨的隱語）內煮完了，擔任傳遞消息的傅先生也消息漸疏了。父親急得沒有法子，只有派人回廣州把兩三間舊屋變賣了，佛山有一兩間綢緞莊也頂給合股夥計了。

乳源雖然是僻遠，而風聲中總得慢慢的往外揚，第一個注意的是乳源縣程知縣（他的名字我已忘記），第二個注意的是南韶連總兵雷鎮毅。這還不要緊，這班毫無知識而又血脈憤張的弟兄們，在殺貪官污吏的口號之下，找不到貪官污吏，便先把礦山上幾名保護煤礦的兵士先開刀了。當時各地還算是承平，一件尋常命案，已轟動全省，何況殺的又是官兵？總督張人駿一面發電北京參革父親，一面電雷鎮毅令朱福全帶了四營官兵，去鎮壓暴動，這都是後來我逃回廣州所得的消息。這位朱福全入民國以後，還做過一任南韶連鎮守使，滇軍入粵，才由李烈鈞先生把他解決。

大概是三月罷，風聲已經緊急，所有殺貪官污吏的弟兄們因為風聲緊急而又無把握都慢慢散去，是湖南的從徑口逃走，是英清的連樂昌都不敢經過而繞道走連山。部下的所謂效死弗去的只有

六百多人，而手內所拿的不是梭標，就是鳥槍。我還記得一夜我們在大草坪集合時候，一位龍頭叫做『拗頭』的，擺臂大呼，不要害怕，他懂得神打，他可以立刻教習各弟兄，使槍炮不會打入。父親是出身行伍的，而且又知道庚子的失敗，知道大勢已沒有挽救了。當日的夜裏，他喚我說：『你走罷，此地不可再留，我喚老家人鄧錫英跟你回廣州，並給你一匹馬，到韶州以後，便可換船回省，再聽消息』。我說：『父親不走，我怎可以走？』父親說：『你先脫險，我個人可以過湖南，兩個人亡命是不容易的，你走以後，我更放心而從容的逃走了』。父親平時對我極慈愛，可是當夜顏色很有點嚴峻難近，不容我置詞。那裏知道父親的說話只是騙我先逃，而他反挺身犯險呢？微明的時候，我和老鄧騎馬渡過十三瀧，過了樂昌即奔韶關，過西河壩時，有一個駐守姓陳的把總看見我的馬肥偉可愛，硬搶了去。還幸身上尚餘二十多塊錢。我們兩人由韶關一直徒步到英德，才乘木排回廣州，這一段失敗史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(二) 民國的前夜

父親終於我走後被捕了，他被捕的原因，不是不能逃而是不肯逃。他後來告訴我，失敗很明